

邂逅牆角的一堆糖果：

觀念藝術的視感體驗

A Pile of Candies:
On Teaching Conceptual Art

王士圃

Shi-Pu WANG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美術史博士候選人

邂逅

走進寬敞潔白的展覽室，隨即被牆角的奇特作品吸引過去。多彩的顆粒堆砌在地板上，閃亮的包裝在強燈下映爍著誘惑的光鮮。細看才發現這只是些糖果，看似隨便地撒落牆邊。牆上的告示寫著：「歡迎參觀者自由索取」。

指示如此的簡單，不免令人有些畏懼與不解：不解的是，這間國際知名的芝加哥美術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裡，怎會展出如此普通的一堆糖果？在這個淨素的展覽空間裡，這堆糖果代表的意義又為何？這件作品的創作者似乎想藉由簡潔的表現，傳達某種訊息；但那訊息卻又非一望即知，不免讓人在被這個作品吸引的同時，遲疑卻步。畢竟，來到神聖的藝術殿堂裡，不是該嚴守「只看不摸」的規則？牆上的黑字卻鼓勵觀者任意拿取糖果；也就是說，不但這件作品可被觸摸，還可被帶回家。這若不只是個噱頭，而是種藝術表現，它要傳達的又是什麼呢？

站在寬廣展覽室的一角，終於決定伸手選取糖果的那一刻，問題繼續湧現：該拿一粒就好，還是可以拿數顆？拿了之後，可在現場吃？到館外再吃？還是該帶回家當一件藝術紀念品供奉著？在光鮮一致的包裝紙內是否都是一樣的口味？用的又是那一種糖果？是這個創作者最愛的糖果嗎？牆上的標題寫著「無題」，但括弧裡又註明這是一個叫羅斯的人的塑像—*Untitled (Portrait of Ross in L.A.)*。這是羅斯最喜歡的糖果嗎？還是這位名為菲利斯（Felix Gonzalez-Torres, 1957-1996）的創作者選擇這種糖果，因為它最能代表他認識的羅斯？菲利斯與羅斯又是什麼關係？光看著眼面前這堆糖果要回答以上的問題，對一般的觀者而言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知道菲利斯是個從古巴移民到美國、專事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的創作者，似乎對這件作品的了解也沒有太大幫助。

解讀

要探究菲利斯的構想與這件作品的意義，可從兩層面著手：直接官感的體驗和深度思考的沉澱。從第一眼的接觸開始，這件作品便在刺激觀眾的視覺，同時也激發觀眾產生一連串的問題；也就是說，雖然在美術館裡看到糖果令人眼睛一亮，但在所謂的藝術聖殿中見到如此平常的物品，難免讓人質疑：這



樣的東西怎能叫作藝術？就視覺設計的層面來說，展覽室淨素的牆面襯托出糖果包裝紙的炫彩，沙堆般的擺設，表露流線簡潔的美感，雖然這可牽強歸類為雕塑品，但作者只拿現成的物品，沒有傳統雕塑家飛刀沉斧的精心剗痕，顯然重點不在強調雕塑的技法。這件作品移除了一般用來突顯雕塑的高貴或重要性的檯座，反以輕鬆甚至看似隨性的擺置，有別於傳統雕像只能遠觀的距離感，它是要鼓勵觀者彎腰或蹲下近探，營造一個親切的觀賞經驗。「取糖」的動作，更進一步打破成規，鼓勵觀者主動參與這件作品存在的意義。這樣的表現手法，顛覆了美術館裡藝術品與觀者間的傳統關係—從看到、摸到、挑取糖果，甚至將糖果吃下，這件作品將一般美術館內慣有的視覺經驗擴張延展，變成了五官全面的體驗，讓觀眾與作品真正「融為一體」。

如此一個觀感經驗的意義，並不僅止於取悅觀者的眼口慾樂，或只為顛覆傳統而為。進一步瞭解這位藝術家的創作理念與身分背景，會發現牆角的一堆糖果，不但是一幅悼念親密愛人的「畫」像，更是一個當代歷史的見證。創作者菲利斯選擇這個特定的糖果，因為它酸酸甜甜的，是羅斯最喜愛的口味。雖然大部份的觀者並不認識羅斯，藉由他們的眼、手、口的參與，菲利斯讓觀者在選取與品嚐的過程裡，體驗羅斯吃這種糖果時的感受，也因而獲得對羅斯的間接卻又「親密」的認識。這堆糖果更可視為羅斯「實體」的延伸，因為在菲利斯給美術館的指示中註明，館方必須保持糖果的總重量在一百七十五磅左右，也就是羅斯的理想體重。牆角的一堆糖果不但可當作羅斯的等重「雕像」，更是個理想化的塑像，因為不管觀者取走多少糖果，羅斯的「延伸體」將長久駐於美術館的一角，繼續與絡繹不絕的參觀群眾作視覺與味覺的直接接觸。保持羅斯的理想體重，其實也是菲利斯為悼念被愛滋病奪走的多年愛侶，結合概念創作與深刻情感而生的永恆紀念「畫像」。羅斯於一九九一年死於愛滋病併發症，末期病患通常會急速喪失大量的體重；親身目睹病魔的殘害，菲利斯藉由這樣的一件作品，不但保存羅斯生前健康時的體重，更象徵性地戰勝病魔，以光鮮多彩的糖果包裝保留住羅斯的青春。透過這一件作品，菲利斯進一步地、又很含蓄地將個人隱私與親密關係公眾化：觀者在取嗜糖果的過程中，不僅經由品嚐羅斯喜愛的口味而認識他，糖果的甜中帶酸，更是菲利斯分享他們在一起多年、喜悲交融的體驗，也是曾經歷戀愛的人能了解的親密感受。

允許觀眾拿取糖果的設計，使這件作品的多重影射意義延伸至社會與歷史的範疇中。讓觀者能分享藝術品，是菲利斯顛覆藝術界的實際行動，挑戰資本主義社會裡「藝術是神聖不可侵的」及「藝術品僅限富有收藏家擁有」的不成文規定。觀者拿取糖果的動作，表面上是菲利斯與大眾分享他的私生活；反過來說，這樣的動作亦可被視為病魔對羅斯的摧殘—川流不息的觀者持續侵犯羅斯的軀體（這堆糖果），一點一點地腐蝕他的青春。大眾在伸手拿糖果、吃糖果的動作，其實也如同侵犯菲利斯與羅斯的隱私：原本專屬愛侶間才熟悉的感官感受，在菲利斯的刻意設計下頓時公開，觀者成了輿論，不自覺地侵擾菲利斯與羅斯這對同志伴侶。而好吃的糖果雖可代表生命的歡喜，鮮明亮眼的糖衣卻也象徵著一種表相，因為藥丸子通常有一層糖衣包裹著，以掩蓋藥的苦；若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糖果包裹的，其實是經歷愛滋病痛苦，也是一份絕望，畢竟愛滋病仍是一個絕症。抗愛滋病藥物的英文稱為「AIDS cocktail」，即是「雞尾酒療法」，但cocktail的原意是「雞尾酒」，這裡諷刺地替苦藥冠上歡樂的虛號。鮮亮糖衣所掩飾的，是現有藥物的無力，只能有限地維持病患的生命，無法徹底根除愛滋病。在羅斯死後的一九九一年呈現這樣一件作品，更是菲利斯對愛滋疫情爆發十週年的見證，更是他對雷根政府的評判。雷根總統在其執政八年裡從未公開地說出「愛滋」這個名詞，相關的預算更遭大幅減縮，造成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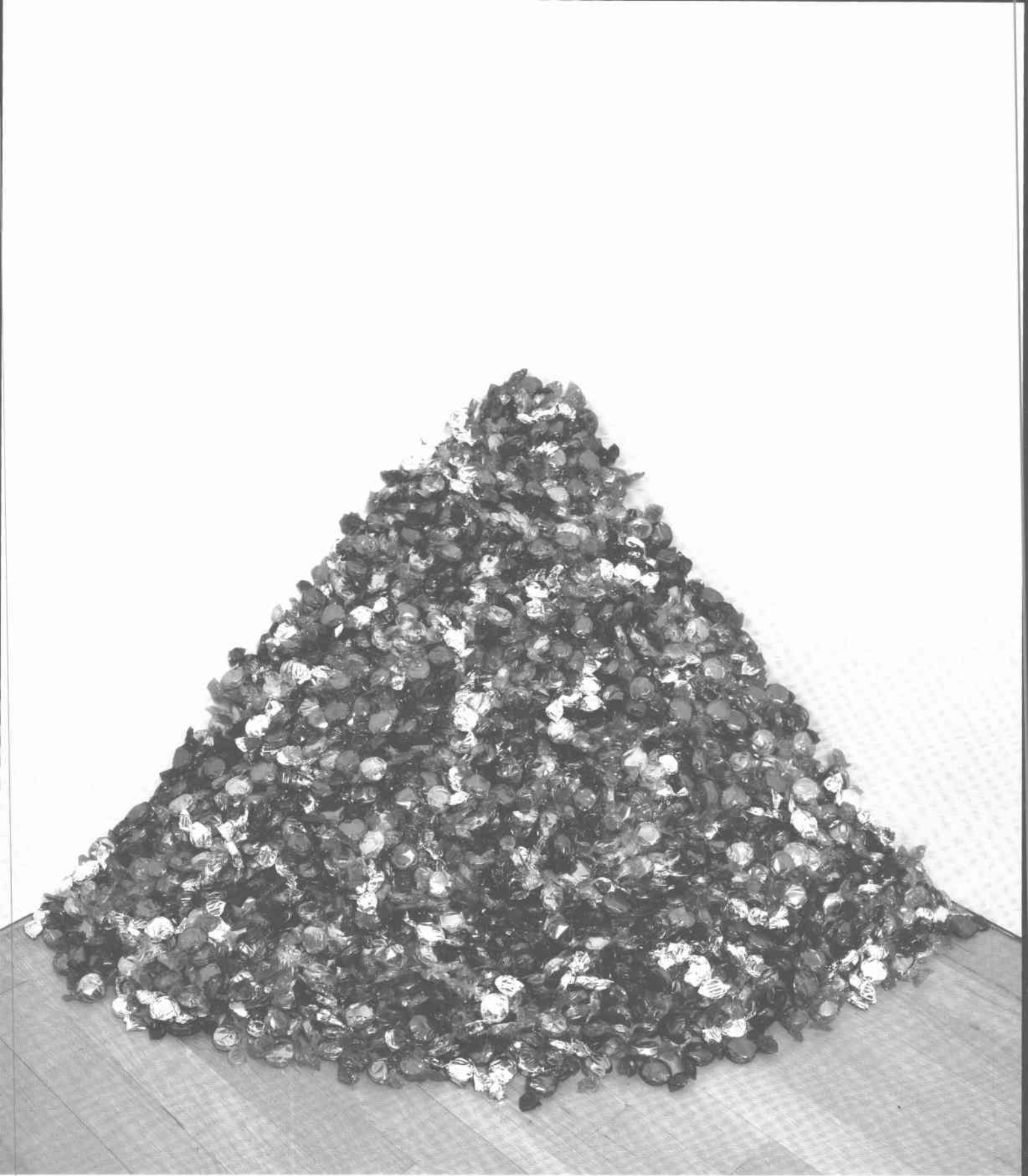
醫療單位雖有心致力於防治愛滋蔓延，卻苦缺經費與人力。菲利斯用乍看下歡樂鮮亮的包裝，影射雷根喜歡用正面與充滿希望的語言，來掩飾現實的絕望與敗壞，就如同愛滋「雞尾酒」這個名稱一樣，給人虛幻的希望，但終究不能抵抗病魔的侵殘。

導覽

牆角看似普通的一堆糖果，經過解讀後，變成了一件具有歷史與社會批判性的觀念藝術作品。看似簡單的既成物 (Ready-made) 所蘊涵的意義卻是多重且複雜的，而以上的導讀也只不過稍微探觸作品的表面意涵而已。雖然上述的分析只針對這件特定的作品，本文的目的乃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漸進式導覽示範，建議美術教師嘗試以類似的方式帶領學生認識與理解觀念藝術的作品及當代各種新的美術表現形式。筆者曾受聘於芝加哥美術館做導覽服務，常帶領觀眾體驗這一件作品，最常得到的反應是：「有你這樣的導讀，我們的確能初步地了解這位藝術家想表達的訊息；然而，沒有你或其他專家的解說，我們一般民眾缺乏對藝術歷史與理論的認識，又怎能自己去理解這些所謂的觀念藝術或其他當代藝術呢？」美術教育工作者所接觸的學生，無論年齡與教育程度，其實也會有類似的反應。若缺乏獨立思考的訓練與習慣，一般人就容易以「這作品太難懂」、「太藝術了」或是「亂做一通」、「我不喜歡」為藉口，避免進一步去分析與認識；說實在的，即便是專精當代藝術的學者，面對一無所知的作品也不免望而卻步，甚至嗤之以鼻。

本文簡短的導覽，並不是解讀菲利斯這件「無題」作品唯一的正確答案；這樣的作品提供與鼓勵的，就是多元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解釋，每個人對其意義的判定，都會因文化、教育、生活背景的不同，而互有差異。而扮演導覽角色的美術教育者，面對觀念藝術或當代藝術時最需要提醒自己的，便是所講述的內容及對這件作品的了解，都因個人專業的訓練與學養而有所侷限。在對學生講解的過程中，必須盡量讓他們了解老師本身的有限，更應強調作品的開放意義，不該只是一昧地灌輸單一的或「標準的」解讀方式。換句話說，要讓學生了解老師其實跟他們一樣，一開始對這樣的作品也是充滿疑惑，更懷疑如此普通東西的價值，怎稱得上是藝術品？同時老師要展現謙虛和包容的態度——一件藝術品的價值與意義，尤其是難懂的當代藝術，是需要時間、經驗與研究才能判斷的。當然，有不少所謂的「藝術品」並沒有深刻的意義，只是創作者隨潮流或標新立異之作；意義淺薄的作品，經不起嚴謹的分析與長時間的探究。但一般而言，觀念藝術最大的用意之一，就是挑戰一般人既有的思想，鼓勵觀眾透過體驗作品的過程，反省個人對藝術、對社會成規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認知。如此的過程是需要長時間的思索，需要反覆進入作品的環境裡重新體驗，才有所得；而老師所講述的，學者所撰寫的，也就是這樣的思考下產生的作品解讀。

所謂的「教」當代藝術，應是師生共同參與體驗藝術作品的過程，一起從感官的接觸與反應開始，循序漸進地探索作品的內涵。教師可用探究式的問題，來引導學生練習從各個角度試圖了解一件作品的用意，雖然沒有標準答案，但必須有經得起分析辯論的解釋。教師在這類藝術活動中的任務並非指導、說明或一言堂，而是提出問題、製造辯論或討論的議題，使學生能從直覺、腦力激盪、沉思觀想…等方式對待當代的藝術作品。在上述的過程與共同討論之後，再搭配閱讀參考書籍與學者論著，研討該作品的原作者創作的理念、創作動機與歷史背景…等等深一層的意義。如此，「糖果的邂逅」才有教育的價值。■



Felix Gonzalez-Torres

"Untitled" (Portrait of Ross in L.A.), 1991

candles individually wrapped in multicolored cellophane

ideal weight: 175 lbs

ARG# GF1991-64

©The Felix Gonzalez-Torres Foundation, Courtesy of Andrea Rosen Gallery, New York